

# 「月照孤魂冷 長淚獨自淌」

# 六旬老姑娘徵婚 詩魂寂寞

【本報訊】這是一名64歲高齡單身女子的故事，吉林老姑娘劉也（化名）從沒成過家，如今，她要給自己徵婚。在她的詩集《半窗集》的第一頁寫着這樣一句話：「我需要溫情，需要愛，用以撫慰支離破碎的心，這絕非淺薄和輕浮。」



「工人出身好」，可惜辜負了大好青春的六十四歲未婚老姑娘劉也（網絡圖片）

據《新文化報》13日報道，劉也1946年出生於伊通滿族自治縣，七歲那年跟隨父母來到吉林市生活。1966年，20歲的劉也，那個時候的知識青年都要下鄉，劉也因為母親身體不好需要人照顧而沒有下鄉。1970年，劉也的母親去世之後，她在一所學校當上了俄語老師。「其實我的專業是數學，卻當上了俄語老師。」劉也說。

## 年輕時清高耽誤青春

做了三個月俄語老師之後，因為覺得「工人出身好」，劉也辭了老師的工作，找了一家工廠做工人，直到1977年。「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卻被我自己耽誤了。我一個工人，身邊接觸的肯定也都是工人，可是我這個人，自以為讀過書，有學問，總覺得跟工人沒有共同語言……那個時候的我，太清高了，用時髦的話說，有點小資情調。」劉也說。「30歲之前，因為清高沒有找到對象；30歲之後，人卻變得越來越自卑，成家的事就一直拖着，直到現在。」

## 父親去世前放心不下

因為一直沒有成家，劉也和父親一起住。直到去年3

月，父親因病去世了。老人去世前，一直放心不下她。「父親一直希望我能有個人照顧，希望我成個家。他總託人給我找對象，但一直沒有遂心。」劉也說。

2003年，80歲的劉父帶著57歲的女兒專程到長春市徵婚。劉也說：「父親在吉林市有一些老同事、老朋友，或許他是怕熟人笑話，就帶着我到長春徵婚。老父親給我這個老姑娘徵婚，應該是很難為情吧，但父親覺得他總有一天會離開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那一次徵婚也沒有成功。」

## 寫詩50多首難覓佳偶

如今，劉也獨自住在吉林市龍潭區一家老年公寓。「找你來沒有別的，說起來有點難為情，我想給自己徵婚，我都64歲啦。」劉也對來採訪的記者如是說。她覺得，一輩子沒成家，如今年紀大了，覺得好孤單，很想給自己找個老伴兒。父親去世後她就住在老年公寓，她其實不願意住在這裡，別人每隔三岔五地有親人來看看，她沒有，很不是滋味。

「如今年紀大了，我沒有太多的要求，只要年齡相仿、人品好、能跟我一起互相扶持就行……如果他會讀詩，那就最好了。」說到這裡，她拿出一本筆記本，翻開第一頁，上面寫着《半窗集》，再往下翻，有50多首是她自己寫的詩。

其中一首《獨自省》是這樣寫的：「月照孤魂冷，長淚獨自淌。飄飄何所依？曠野留孤室。」

## 承德拆遷五條村 還原外八廟風貌

【本報訊】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政府透露，今年該區將把外八廟景區周邊的五個村莊徹底拆除還建，整體拆遷後，將對景區周圍進行全面綠化美化，並建設停車場、休閒旅遊服務等基礎設施，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外八廟將恢復歷史文化原貌。據悉，這次拆遷改造涉及村（居）民近6000餘戶1.4萬多人，企業單位30多個，預計整體改造投資87億元。

據《燕趙都市報》報道，外八廟風景區是世界聞名的佛文化旅游區之一，作為避暑山莊外八廟風景名勝區的組成部分，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被聯合國教科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景區周邊建滿了混亂擁擠、高矮不一的民房，特別是近年來，隨着國家對文物古跡、風景名勝的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景區周邊不再審批新的住宅，農民為解決居住問題，在院內或耕地上違章建設住宅，使景區周圍村莊建築更加混亂無序、擁擠不堪，再加上破舊的街道、亂倒的垃圾、橫流的污水，不但嚴重破壞了景區的形像，更制約了景區周邊居民生活質量的提升。

為保證該項工作的順利進行，該市主要領導親自協調各方，在農業開發銀行爭取了18億元的資金，使這次整治改造工作成為了可能，同時為加快整治改造工作的開展，安排了六位常委分赴各村拆遷改造工作。同時，從區直部門、鎮、村抽派1500多名人員到拆遷工作一線，實行「分組分戶包戶」，做群眾的宣傳、動員和拆遷工作。

## 現代女性古梳妝

【本報記者陳琳西安十三日電】「半垂金粉如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一群漢服女愛好者日前在陝西省西安市曲江池遺址公園河畔黛眉梳妝，再現千百年前中國古代女性裝扮的方式。

池水潺潺、楊柳依依，一群身着漢服的年輕女子坐在曲江池遺址公園的草地上，為彼此打扮妝容。有的塗脂抹粉、畫眉描唇，有的盤起高高的髮髻，搭配金釵點翠梅花簪，映襯出溫婉優雅的臉容。漢服愛好者「淨行」告訴記者，古代的女子化妝時往往先用米粉鋪臉，相當於打底；再使用鴨蛋粉定妝，然後用青黛描眉；最後用面脂打上腮紅；以口脂抹口紅，有的還要撲金粉、貼額黃。以此方式化的妝絲毫不遜色於現代的時髦女性。

據活動主辦者胡宗寶表示，中國古代女子講究「德、言、容、功」四方面的修養，即品德、雅言、妝容、女紅（功）。妝容包括髮髻、面部妝容、服飾、配飾等。由於歷代審美標準的不同，也衍生出各種不同的妝容，其中光是髮髻，就有福髻、鴛鴦髻、墮馬髻等數十種。

胡宗寶說，歷代妝容的流行風格亦各有不同，例如漢代妝容較樸素，人們採用礦物質、植物或大米等食物製作脂粉撲於臉上，均是純天然製品，如今所說的「胭脂」一詞就是從漢代流傳下來的。唐代好梳高髻，為了盤出高高的髮髻，甚至借用木頭、海綿、假髮等物。到了宋明年間，則流行纖巧，無論是髮髻還是配飾等，都較唐代「低調」許多。

《楚辭》有云：「粉白黛黑，施芳澤之。」看來愛美自古以來便是女人的天性。



年輕女子在曲江池遺址公園湖畔黛眉梳妝（本報記者陳琳攝）



南京13日舉辦網友婚慶博覽會，會上展出包括婚慶策劃、婚紗禮服、婚戒首飾、化妝造型、婚房裝飾等，近200家企業參展，其中大多是「網上有版塊、線下有門店」的商戶，吸引了眾多網友前來參觀洽談。圖為一家婚紗攝影企業的模特兒在展位上表演。（新華社）

## 雷州怪牛六條腿兩尾巴

【本報訊】中新社湛江13日消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在廣東雷州市東里鎮北坑村委會符家園村一農戶家，一頭母牛剛產下一頭「怪牛」：六條腿、兩條尾巴（見圖）。

記者在現場看到，該頭「怪牛」兩條腿長在背脊，形狀跟其餘四條腿相似，「多出」的那條尾巴則在牛屁股頂部與主尾巴明顯分開。該戶牛主鄧姓夫婦告訴記者，母牛是在懷胎十個月後，於本月7日下午才生產的，且是頭胎，生產時曾一度「難產」。這幾天來，小牛生活習性沒有發現什麼異樣，且發育健康，每天都有不少人前來看「稀奇」。在簡陋的牛棚裡，那頭小「怪牛」時而依偎在母牛身邊，時而跑開「玩耍」。小牛重約15公斤、高45厘米，兩條小腿掛在牛背交叉在一起，另一腿沒有明顯蹄甲。

對此，當地有關畜牧專家表示，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胚胎在發育過程中，發生了某種變異，從而導致了非正常生長，這和民間傳說的吉凶之說沒有任何關聯。



君子蘭成花卉市場的寵兒（本報攝）

## 蘭州君子蘭走俏 又是一年春暖花開

【本報訊】又是一年春暖花開，蘭州花市的人群熙熙攘攘，各色花卉爭奇鬥艷，君子蘭、蝴蝶蘭成爲最受金城市民青睞的花卉。

花市上花卉品種繁多，如金劍紅星、仙客來、菊花、吊蘭、風信子、鬱金香、大花蕪蘭、杜鵑、鳳梨、紅掌、一品紅等，可以滿足顧客不同的需求。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市民逛逛花市，即使不買花，賞花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由於蘭州氣候相對乾燥，家中或辦公室放置一些花卉，可淨化空氣，美化居室，也可觀賞，細細品味花的香，葉的美。

一家君子蘭花店的老闆羅先生告訴記者，從年前一直到今年6月份，都將是銷售君子蘭的旺季，蘭州市民特別喜愛君子蘭，尤其是「麻臉、圓頭、短葉」的君子蘭，葉子的凹凸感越明顯，價錢越貴。羅先生說，他已經賣了15年的君子蘭，比起鄭州、西安等城市，蘭州人更喜歡君子蘭。

【圖文：本報記者 柴小娜】

## 青銅時代的土地戰爭

## 土崩瓦解的井田制（下）

魯國的「初稅畝」，歷史書上曾經講過，今天的人一看那字面的意思以為是稅制改革，其實不是，翻譯過來應該是這樣：開始按地畝徵稅。再進一步說明，就是管你私田公田，只要是田地就都要向公室繳稅——按地多地少算。《漢書》上說得明明白白：「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

楚國更加徹底，把所有土地包括山林都登記了一遍，分出地類等級，按等級徵稅。陳國在周定王時，公田就已經開始荒蕪，「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後來乾脆把公田交給貴族佔用，實行國君向貴族收稅的「賦封田」制度。

子產在鄭國一直想維護井田制，但是卻不敢像以往那樣鮮明地宣布私田爲非法，所以最後還是搞了「作丘賦」，規私田也要登記造冊收稅。

### 為人有其田 田盡其用

反倒是秦國，在土地制度方面動作最晚，一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實行了「初租禾」制度，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這比其他國家整整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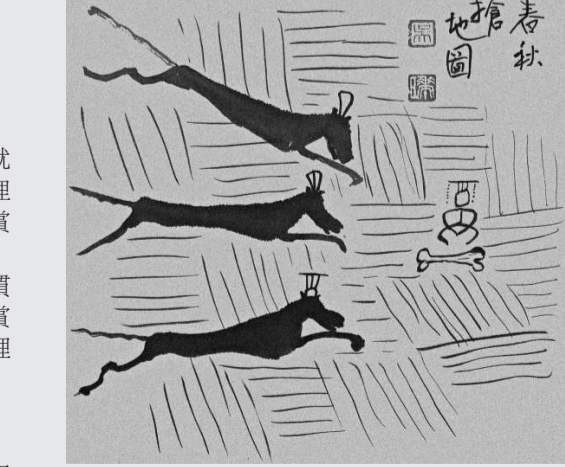
100多年！但是到了戰國時期，秦國用商鞅變法，在土地制度上進行了一次大的、徹底的革命，爲人有其田、田盡其用，規定了每戶佔田數量，並且規定每戶的人員組成（兄弟父子凡有勞動力者不能合戶），使秦國的每一塊地、每一個人都發揮出了作用，才使得積貧積弱的秦國跟上了變革的步伐。

井田制的瓦解，是歷史的進步，是經濟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的一個必然選擇。承認私田的合法性、公田私有化這個過程是曲折漫長的，甚至經歷了腥風血雨的鬥爭。以晉國爲例。晉國的「作爰田」雖然不搞土地定期分授的老一套，而直接賞賜給國君想賞賜的人，但是制度上還沒有承認受賞賜者對土地的所有權，所有權仍然在公室，受賞賜者是不能隨意處置土地的，這就是「田裡不鬻」的原則。但是經過這個改革，貴族對土地的佔有權擴大了，數量也增多了。貴族們不僅利用自己的實力開墾大量的私田，還能以各種理由將從公室那裡獲得賞賜的公田進行私用，經濟實力翻跟頭朝上提升。這對於國君可不是一件好事。

但那時候，如果不獲得貴族們的支持，國君的位子是坐不穩的。想想晉惠公當時想當國君就到處許諾要賞賜田地的做法，就能明白這個道理。重耳成爲晉文公後，不也是按功勞大小分別賞賜爵位土地嗎？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積聚，形成了習慣意識上的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公室再想把賞賜給別人的土地收回來另行賞賜，就像從狗嘴裡搶骨頭一樣，成爲一件非常難辦的事。

《國語》記載，晉厲公打了鄆之戰後，想賞賜功臣，一盤算，可用來賞賜的土地（公邑）不多了，他想調整一下貴族的封地，勾出些土地來——這在過去是很簡單的事情啊，可這回不行了，狗嘴裡叼的骨頭能搶嗎？結果他「被狗咬了」，咬得很重——招來了殺身之禍！

爲了土地可以殺領導！不是暗殺，是明目張膽殺！這時候，土地從作爲生存資源的爭奪（如炎黃時代）已經轉換成作爲財富的爭搶，其作爲可使人迷性亂本的財富性能就表現得很充分了。在《左傳》中，貴族爭地鬥爭的鬥爭記載過12宗，其中晉國就有8宗。



春秋搶地圖（吳擘繪）

這正是——  
一群餓狼當諸侯，  
幾口啃殘了「周老頭」。  
一群獅大夫養瘋狗，  
打鬧撕咬搶骨頭。  
自從土地成財富，  
人的貪行超級醜。  
（連載一二六）

作者：吳馬 擘亮